



升菴文集

女

第四十卷

易

第四十二卷

書詩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一卷

新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無極

汲冢周書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言也  
正人有極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道天無極謂生  
物不測悠久無疆也此語甚玄奧當表出之然則無  
極而太極之言亦不始于周子矣

太極

孔子曰易有太極其說有本乎曰有洪範皇極是也

皇極者人之極也大傳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三極者何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天之極也立地之道曰剛與柔剛柔地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人之極也天非陰陽不立地非剛柔不立人非仁義不立天地人其形也陰陽剛柔仁義道也天以陰陽之道而立為天地以剛柔之道而立為地人以仁義之道而立為人猶屋之有極而立為屋也三極者參而三矣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獨無所謂一乎太極者一也一者理也極之為言至也太極者至之又至非尋常之極故曰太極屋極之極有形也無形

之極則曰太極莊子之言大塊是已土塊之塊有限也無限之塊曰大塊知此者知孔子立言之意矣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強名曰道蓋大道本不可名而借道路之道而強名曰道也引而伸之亦曰理可理非常理強名曰理蓋至理本不可名而借木理之理文理之理玉理之理而強名曰理合而觀之極可極非常極強名曰極也濂溪周子恐人滯于形泥于象曰無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無極強名之上又加強名千載而下未有知其解者也陸子靜以為贅蓋為昧者泥象滯形慮然不知聖人立言為鈞深致遠者

設不為泥象滯形者設也若為昧者言則兩儀四象昭昭矣太極之言亦贅也已神而明之默而成之則孔子太極二字乃魚筌兔蹄周子太極圖則繫風捕影無極二字乃駢拇枝指也象山之言不可謂無見而其與朱子辯屢千言而不能自發其本旨亦所謂意圓語滯者與九原可作起朱陸于寒泉精舍而余以此說為之調停亦必含咲而息訟矣

### 太極兩儀

房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此說精明可以補注疏之遺

### 陰陽

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曰陽陰而曰陰陽何也曰生生之謂易陽主生陰主死若曰陽陰則死而不復生矣先陰後陽有生不生之義焉匪特此也易曰是故知死生之說又曰是故知鬼

神之情狀又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不曰生死而曰死生不曰神鬼而曰鬼神不曰闔闔而曰闔闔亦猶曆家朔先於晦不曰朔晦而曰晦朔以此例之思過半矣然則商易之首坤蓋亦有見於此孔子曰吾得坤乾焉有味其言哉

### 羲皇心易

陳希夷言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注脚下盤旋朱子云非周孔之注安知羲皇之心乎陸象山六經注脚及糟粕之說正出於此周孔且注脚六經尚糟粕况其餘乎

###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干令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乾初夷初艮初兌初舉初離初蠶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爲

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  
子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於此今之讀易  
者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古  
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中文尚書見後漢書

### 連山歸藏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大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  
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  
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偽作上官求賞者耳

### 卦爻名義

易者廬蠓之名守宮是矣守宮即蜥蜴也與龍通氣故可禱雨與蚌同形故能

嘔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彖者茅

犀之名狶神是矣彖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士人名曰狶神

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於幾也象大荒之

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

其為字從人於象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

也蓋懸物之杙也木經云爻者交䟽之窓也其字象

窓形今之象眼窓也所取於爻者義取於旁通所取

於卦者懸有大小也

### 卦字解

孔穎達曰卦者卦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諸

儒皆用其說無有他解予以為非杙則可卦於壁易  
卦豈可卦於壁乎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  
黍為一圭則六十四象摠名為卦可也應劭曰圭者  
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象其  
為字也從卜為義從主為聲亦兼義也古文圭亦音  
卦今挂字從手為義从圭為聲則圭即音卦可證矣

卦古文圭字  
古文象交窓形

### 天一生水

易傳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曰神為氣主神  
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人之一身貪心動

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  
生可以為天一生水之證地六成之如上天同雲而  
雨雪至地則六出六為陰地數也凡雨露之點亦皆  
六出但碎而不可見耳太陰玄精石皆六稜是其證  
也

### 易重一斤

十黍為紫十紫為銖八銖為鎰二十四銖為兩十六  
兩為一斤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或問程子曰易重  
幾何程子曰易重一斤蓋言易有三百八十四爻也  
漢志注二篇之策陰陽變動之象十六兩者四時乘



四方之象程子之言蓋出於此

### 鬼鬼

易曰精氣為物游鬼為變精為鬼氣為鬼二者既合然後有物及其散也則鬼游而為神鬼散而為鬼矣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鬼既生魄陽曰鬼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嗑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者為鬼氣則鬼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為鬼地氣為鬼高誘注曰鬼人陽神也鬼人陰神也鬼鬼性情也約情合性為聖人載營鬼勿滑而鬼為仙人故曰輕清者鬼從鬼升重濁者鬼從

鬼降升鬼為貴降鬼為賤靈鬼為賢厲鬼為愚輕鬼為明重鬼為暗揚鬼為羽銳鬼為毛眾人以鬼攝鬼聖人以鬼運魄蓋鬼之藏鬼拘之鬼之游鬼囚之鬼晝屬目鬼夜屬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故鬼能知來鬼能藏往

###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

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與來俊臣之所不為况成周  
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為聚財之囹旋激天下  
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  
慎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  
者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  
為矢鑄金為刃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於此  
慎又以為此說乃六國陰謀托之齊桓今觀管仲內  
政何等規模決不為此也嗚呼歆既誣聖經以欺一  
時而餘禍猶及後世邪說害人慘於鴻水猛獸信哉

### 希夷易圖

陳希夷曰易學意言象數四者不可闕一其理具見  
於聖人之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謂先天方圓  
圖也以寓陰陽消長之說與卦之生變圖亦非創意  
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又作易龍圖序曰龍圖者  
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希夷以  
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即邵康節師也挺  
之謂邵雍曰科舉外有義理之學義理外有物理之  
學物理外有性命之學雍悉傳之作後天圖見於邵  
伯溫之序朱子因其出於希夷而諱之殆掩耳盜鍾  
也後作周易啓蒙指孔子繫辭傳天地定位曰此先

天之學帝出乎震一節曰此後天之學數往者順一節曰直解圖意度辭悞人似說易元有此圖矣蓋康節因孔子易傳難明因希夷之圖又作後天圖以示人如周子因孔子易有太極一句而作太極圖今便謂先有太極圖而後有易傳可乎如詩集傳有七月流火圖便謂先有此圖而後作七月詩可乎今程文及舉業有用先天後天及橫圖圓圖直解圖意字於破題者皆不通古今者也

### 易圖考證

胡一桂云宋一代之易學希夷先天一圖開象數之

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大光明周子太極一圖洪理義之門至程子易傳而浩博弘肆愚觀此言易圖先天始于希夷而後天續于康節朱子所以不明言者非為康節直以希夷恐後人議其流於神仙也藏頭露尾亦何益哉

### 陰火革澤

易澤中有火革此亦實象也或云孔子未嘗浮海渡江何以知陰火潛然耶曰聖人之知豈待目見足踐乎楚王之萍防風之幣肅慎之矢罔象之形豈必見而後知也

大貞小貞

易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注云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祿亦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賑百姓而又吝則凶臣吝畜則吉也顏師古云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別既自成義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朱文公亦言顏監無近代專經之陋則此說亦不可廢但以語人恐多夏蟲之疑耳

密雲不雨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陽不和故無雨俗諺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南水潭潭雲往北好曬麥是其驗也又驗之風電亦然或問東為陽方西為陰方是矣南本陽而屬陰北幽陰而屬陽何也曰一陽生于子仲天之氣所始也卦又當坎北非陽而何一陰生于午仲地之氣所始也卦又當離南非陰而何

雲龍風虎

張璠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

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甚異諸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蟻聚必雹乃雹氣感蜥蟻謂蟻能致雨蜥蟻能作雹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云虎嘯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無怪乎今之誤也

### 帝乙歸妹

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背經之說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為成湯則易

與尚書又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經其蔽有如此者嗚呼一代之君聲迹豈微乎其善惡之名傳信傳疑一彼一此况史之紀錄一人一事之得失可盡信乎

### 地道無成

易文言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蓋曰地道無成代天有終也推而言之亦曰妻道無成代夫有終也引而伸之亦曰臣道無成代君有終也然則何以不言子也曰子有時而為父地無時而為天也妻無時而為夫也臣無時而為君也

### 飛鳥遺音

易小過卦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此鳥亦斥鷃之  
捨榆數尺鷦鷯之巢林一枝耳非九成來儀而音中  
於律九皋一鳴而聲聞於天也唐子西詩二南廢後  
魯叟筆七國橫議鄒軻談何妨于宜上乎

王用三驅失前禽

易比爻辭王用三驅失前禽古注云軍禮失前禽者  
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示降者不殺也旁去者不  
射示奔者不禁也惟其走而前去者射之示服叛取  
亂也今本義似背此且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為設教  
者言非為田獵言也田獵之禮即寓兵威若去者不

追則數年之間王者為獨夫矣何以聯屬天下乎審  
如此則舜征有苗啓征有扈皆違去者不追之義矣

楊稊柳稊

易大過爻辭枯楊生稊陸德明曰秀也夏小正正月  
柳稊戴德傳云發乎也秀如苗而不秀之秀禾成穗  
曰秀柳亦有穗唐詩所謂柳線也乎如易卦中孚之  
孚毛未出卵殼曰孚牡母為藥其花蓓蕾皆如鳥卵  
形柳初發苞亦如卵形而小故曰發乎朱子易本義  
云稊根也榮於下者也稊按字書本不訓根據易爻  
初為木本或可象根至二爻則非根矣又柳之發榮

自末稍如唐詩所謂解凍風來末上青也不自下而榮其說矣矣南沙熊叔仁周易象言具此義余為衍之

### 冶容誨淫

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水同志故冶字從水女之艷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也

三蒼又于寶易

### 秦淮海易解

內經曰南方熱熱生火北方寒寒生水西方燥燥生金東方溫溫生木中央濕濕生土是知水者寒之形

濕者土之氣水之於土妻道也夫從妻所好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妻從夫之令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于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能召陰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能召陽故風從虎

### 地中有水師

古者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

川上有路無事則工疆界而備旱潦有事則可以通糧運而給軍需戰國策所謂牛田水通糧也其詳具六韜農器篇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溫也

星經說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或曰虞度也非也憂則悔矣何以吝乎古字虞與娛同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戰國策顏觸云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事以當貴清淨貞固以自虞

注虞娛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効歡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安公石作易牖此解極為超邁自唐宋諸儒未有是說也朱子嘗有一半逆一半順之疑矣而終未能自決之也公石之說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為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為易有數往之順數也公石於經妙契超詣有如此趙子崇為予言此惜未見其全也予謂解聖賢之經當先知古人文法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



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故必曉古人文法而後可以  
解聖賢之經噫安得起公石於九原而語此哉慎謂  
易畫自下而上圖自右而左故曰逆數凡上下下曰  
順下上上曰逆左徂右曰順右徂左曰逆史稱伏羲  
太昊氏太昊春也邵子以易配春大戴禮言伏羲氏  
以木德王畫卦自下而上即木之自根而幹幹而枝  
也其畫三木之生數也其卦八木之成數也重卦亦  
兩其三八其八爾木行春也春貫四時木德仁也仁  
包四端伏羲所以為羣聖首而易為五經之源乎  
易說卦坎為盜

易說卦坎為盜項氏謂月行于夜為盜象此言最害  
義余第用敘少時從魏雪溪講易至此魏以項氏之  
說解之用敘曰盜可配月則天是窩主星辰皆指摸  
矣其言雖戲亦有理今按坎為險為難人事之險難  
莫如寇盜解曰致寇至而文言云作易者其知盜乎  
解下卦為坎坎之為盜象明矣坎之為卦外陰柔而  
內剛狼有穿穴踰墻乘墉伏莽之狀也又况坎為隱  
伏隱伏非盜而何

苞桑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今之解者以苞桑為固結

之喻非也苞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云邦國之杌隍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

謙亨君子有終

謙之卦解曰君子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磬折匍服葉拱墻負誰不知之誰不行之一臨利害巧為趨避語有之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又曰饑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故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由是言之小人烏能謙哉古之君子能謙有終若禹之不矜伐上也伯夷之避國而逃次也晏子之久而能敬又其次也若夫張毅之走懸箔王莽之下白屋一則謙之靡一則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穴井

易井卦朱子解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不曰鑿井而曰穴地何也案中山經云帝囿山有井焉名天井孫子兵法云地陷曰天井穴地出水蓋此類耳穴地之

井天所為也鑿地之井人所為也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井也

### 節度

易曰節以制度又曰制數度孝經曰制節謹度符謂之節尺謂之度節取其有限度取其不差節有三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度有五度寸尺丈尋引也易序卦云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此節字指符節也蓋非節不相信非信不相孚也唐官名節度使義取此

### 四方

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西方北方成熟之方故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也皆本於河圖也

### 利市

俗語利市古亦有之易說卦傳為近利市三倍左傳成公十六年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

### 朱子引用誤字

朱子本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引張子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據本書乃是天地不宰而成化不宰字有理復其見天地之心豈可謂天地

無心乎參伍以變注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  
合參據本文乃是伍之以合虛比物合虛皆參互考  
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若云伍之以合參則上文當云  
參之以比伍矣原其誤乃是荀子注中引來不自韓  
非子中采出也豈可謂出於朱子一仍其誤而不敢  
改正者乎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一卷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二卷

新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聖製尚書二解

高皇帝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否侍臣仍以朱熹新  
說對

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不置步覽馬可拘儒生腐  
談因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學士劉三吾改正書傳  
會選劄示天下學子曰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沈傳  
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

今仰觀乾象甚為不然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隲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若如蔡說則相協厥居皆付之天而君但安安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哉

### 睿作聖

目擊道存之謂睿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故其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人之耳目

### 帝德罔愆

舜之德冠古今矣而皋陶之謨但以罔愆言之禹之功平天地矣而孔子之語但以無間云之文武之謨烈先日月矣而君陳之書但以罔缺摠之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韓子曰事君若周公可矣

### 日中星鳥

昔有人問柳仲塗曰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於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則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於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不曰日中星龍何也仲塗

曰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慎按柳氏之說超古注疏矣然猶未盡也殷之為言正也正即正朔也故春頒春朔夏頒夏朔秋頒秋朔冬頒冬朔所謂四殷者即四朔也皆敬天時而勤民也故下文遂言民事厥民析者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重春耕也厥民因者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急夏芒也厥民夷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急秋收也厥民隩者民政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也謹冬藏也此皆勤民事也

今蔡傳但云驗氣之和氣之平是平居無事觀物隱居者之養生月覽耳不待帝堯欽若曆象不待羲和寅賓敬致也觀尚書所以不可廢古注歟或問楊子曰子於諸經多取漢儒而不取宋儒何哉答之曰宋儒言之精者吾何嘗不取顧宋儒之失在廢漢儒而自用已見耳吾試問汝六經作于孔子漢世去孔子未遠傳之人雖劣其說宜得其真宋儒去孔子千五百年矣雖其聰穎過人安能一旦盡棄舊而獨悟於心邪六經之奧譬之京師之富麗也河南山東之人得其十之六七若雲南貴州之人得其十之一二而

已何也。遠近之異也。以宋儒而非漢儒。譬雲貴之人。不出里閭。坐談京邑之制。而反非河南山東之人。其不為人之貽笑者。幾希然。今之人安之不怪。則科舉之累先入之說。膠固而不可解也。已噫。

### 陽鳥攸居

日之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也。

### 納于大麓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

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為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道士之閉法哉。

### 四岳為一人

孔平仲以四岳為一人。通為二十二人之數。余深然其說。以漢書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注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方者乎。書內有百揆四岳。以四岳為四人。則百揆亦須百人矣。劉珥

江泰之曰。五官中郎。未聞五個。四門博士。豈是四人。余曰。今翰林有五經博士。欽天監有五官掣壺。亦只一人。蓋信孔平仲之言矣。

### 好風好雨

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注云。箕星東方宿也。東木克土。以土為妻。雨土也。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也。畢西方宿也。西金克東木。以木為妻。風木也。木好風。故畢星從妻所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則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以所克為妻而從妻所好也。予一日偶述此義。座有善譎者。應聲曰。天上星宿亦怕妻乎。滿堂哄然。真可笑也。

### 三公

尚書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尚書太師曰太師天公也。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煙氛郊社不脩。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雪霜不降。責在天。公城郭不繕。溝池不脩。水泉不隆。責在地。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在人。公後漢張角作亂。稱天公將軍。人公將軍。蓋亦竊古義也。

### 九河

鄭玄云。齊桓公塞九河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



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言闕八流，拓境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是曲防之禁，桓自犯之，又為百世之害。由於重好利，輕變古也。宋王安石欲泄梁山泊之水，以為田，則又愚矣。

### 肇十有二州

春秋緯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淮南子曰：神農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等州是也。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為九州。括地象曰：崑崙東南萬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黃帝以後，少昊、高辛皆仍九州。

惟舜時暫置十二州，故書曰：肇十有二州。肇之為言始也。前此九州而今始為十二州也。不然則肇字無所屬。至夏還為九州。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可證。

### 禹九州

禹貢奠高山大川，其九州之名，以地名州，而不以州分地。蓋荆衡萬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荆兗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滅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域者，皆可得而考也。九州惟冀無所至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

也。允疇之皇極貢法之公田見於此矣。揚不言南青  
雍不言北則以其境接蠻狄提封叛服不常乎。

### 三江味別

蘇子瞻志林有三江味別之說。蔡傳深非之。然以禹  
貢本文論之。揚江言三江既入而於經言江漢朝宗  
於海則同流而自為道可知矣。許敬宗謂濟入河泆  
地南出亦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  
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  
職則能辯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辯之。故  
師曠易牙俞兒張華王邵陸羽張又新劉白芻李季

卿品天下之水性味不同。蓋古水官之遺法。豈獨為  
口腹哉。蘇子之說。蓋本於此。慎嘗謂山過山則分。雖  
分而性不分。如羅浮二碣以風雨而合。離蓬萊兩山  
隨波濤而上下。玄中記云。名山有孔竅相通。是也。水  
過水則合。雖合而性不合。沈括云。水以漳名者。從水  
於章。章者別也。文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可別也。清  
漳濁漳合於上黨。當陽者沮漳合流也。灑上者章貢  
合流。鄣郡者西江合流。毫漳者漳渦合流。雲夢者漳  
鄖合流。凡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蠅螬。又數十  
里如璋璋者判合之器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以水投

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味易牙能知之斯固味別之說也蔡氏之譏蘇子亦過矣

### 陟方

尚書舜陟方乃死家語作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以方為方岳至合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之文合而文義亦順今注以升遐訓之又與下文乃死重復矣左思吳都賦梁岷豈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與以陟方對行宮蓋以為天子巡狩事也亦與國語家語合

### 五玉當作五樂

書脩五禮五玉班志五玉作五樂蓋已有五瑞即五玉也玉當為樂注列五樂之目

### 禹貢彭蠡

禹貢東匯澤為彭蠡一條集傳謂經誤吳草廬已辨之矣近又見邵二泉寶魏莊渠校二說充足相發明今錄于此二泉云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為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過彼不過則此不積所謂匯也者如此故曰北會于匯匯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匯不于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志也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北入三水並

持而東則江為中江漢為北江彭蠡所入為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難見其為江也不見其為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謂經誤者非是餘千張克修云寶亦云魏莊渠曰禹貢東匯澤為彭蠡無仰于江漢也噫胡不求諸禹未䟽鑿以前耶江右山勢四盤衆水同出彭蠡為口形則高仰非得江漢外水闌之還能瀦而後泄耶

### 東陵西陵

禹貢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今巴陵有道士泚地志

即古之東陵莊子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蓋據波濤濤以濟其姦凶其地至今猶為盜巢云夷陵為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九江不在潯陽明矣

### 厥篚織文

九州要記云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人多文章故名績水文選陳琳書云遊睢渙者學藻績之綵杜詩衣冠迷適越藻績憶遊睢

### 王朝步自周

大夫不徒行也王何以步也黃公紹曰步步輦也謂

人荷而行不駕馬也茲說吾取之

水性

或問余水味之說則詳矣水性之別何如曰班固司

馬遷貨殖傳地理志備矣論其極則庭州灞水金鐵

皆漏庭州灞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鐵承之皆漏惟廊

延之川日脂流唐詩二安石油也以為煙墨松脂不及

塵弱水溺毛黑溪玄髓南荒有黑溪水其水以塗身

即能乘象如家畜古所謂黑昆侖今之象奴也悉唐制角辟怯腐手見佛水

性不同有如此者學所以貴博物也

又

水性不同予於續錄詳之矣近閱太平廣記諸葛孔

明時有蒲元者術鑿同歐冶風胡常為孔明鑄刀劍

言蜀惟江水爽烈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

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輒

能辯之管子論齊之水云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

疥癢終無瘡醒今之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和

半夏丸皆異常藥水性之分信有之矣

高宗夢良弼

武丁以夢相傳說事著于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

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旁求以象之肖

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為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遊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賢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莊子載太公之事云。文

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又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頤。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廖乎。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禹錫之言。蓋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說與望。猶田單之妄用。所男子為軍師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

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踐妖漢文之啟倖矣鄭文夢鹿而得真鹿心誠於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况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司馬彪莊子音義謂傳說生無父母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為成人無少長之漸此兒童之言也固不必辯

所其無逸

魏子才曰關西方言致力於一事為所邇言而義遠李獻吉曰西土人謂着力幹此事則呼為所書曰王敬作所又曰所其無逸皆是當時方言今作處所解之愈覺不通此深得經旨余特表出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

書君奭篇首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自後世之私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為心不幸遇喪亂而任此責豈所樂哉緯書乃云武王克紂前歌後舞此言謬矣昭烈克劉璋置酒宴樂乃引前歌後舞之言以拒龐統之諫昭烈豈樂禍者蓋信緯書如經矣高帝哭項羽曹操哭袁紹豈有武王而歌舞于克紂之事乎

百姓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辯。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予因是知尚書所稱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內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

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百姓蓋祿而有土。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同萬國。萬國諸侯。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為民。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於諸侯者哉。舜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二句。今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為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為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為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為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為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



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為也至周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脩己以安人又曰脩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姓耳

### 詩小序

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此言可謂公矣朱晦菴起千載之下一以意見必欲力戰小序而勝之亦可謂蠲强者哉

又

去序言詩自朱文公始而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蓋矯枉過正非平心折中之論也馬端臨文獻通考辯之詳矣余見古本韓文有議詩序一篇其言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籍之子夏嗚呼韓公可謂失言矣孔子親許子夏以可與言詩子夏猶云不及其誰宜為哉且子頑宣姜中冓之私生子五人二為諸侯昭昭在人耳目豈是春秋所不道孔子既取之于

國風而子夏反為之諱乎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是為史官懼人禍天刑之說也豈齊南晉董之筆乎韓公而為此言亦非韓公矣必贗作也然此說也正與朱子去序之意脗合韓公百世山斗朱子正可借為左袒之助而朱子著韓文考異乃以為非公作而剛除之蓋公論正議不覺其出於一時之筆而不顧其與已說之背馳也韓文未刪之本世多未知而此說又可為馬氏復小序之證佐故詳書之

哀窈窕思賢才

文選呂向注云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謂中心念之也余舊疑哀字之難解見呂說乃豁然矣

卷耳

予嘗愛荀子解詩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深得詩人之心矣小序以為求賢審官似戾于荀旨朱子直以為文王朝會征伐而后妃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下三章以為托言亦有病婦人思夫而卻陟岡飲酒携僕望矧雖曰言之亦傷于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痛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憂也蓋

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  
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山之意耳曾與何仲默說及  
此仲默大稱賞以為千古之奇又語予曰宋人尚不  
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若直從毛  
鄭可也

### 平王之孫

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  
之後也猶書稱寧王格王易稱康侯禮曰寧侯之類  
也汲冢周書云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  
國語曰興王賞諫臣逸王法之其稱謂皆類後世之

謚耳

### 間關車之牽兮

詩傳以為燕樂新婚之詩按禮云婚禮不賀人之序  
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  
有燕耶小序云幽王無道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  
此義為長此序說所以不可輕變也

### 夏屋

詩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為  
屋居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  
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

房俎也以夏屋為君以房俎為房室可乎又禮童子  
饋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心結于一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  
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于  
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韓嬰詩說如此精矣哉

熠燿

東山詩熠燿之訓為螢火又矣今詩疑他章有倉庚  
於飛熠燿其羽遂以熠燿為明貌而以宵行為螢火

固執其為詩也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為螢火  
實也熠燿為倉庚之羽虛也有一明證可以決其疑  
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領與此句法相似此言桑扈  
之領如鶯之文非謂鶯即桑扈也彼謂倉庚之羽如  
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即倉庚也詩無達詁易無達象  
春秋無達例可與知者道耳

膚發

豳風一之日膚發二之日凜冽注膚發風寒也凜冽  
氣寒也今按膚發指風是也凜冽乃氣寒結而為冰  
月令十二月水澤腹堅是也凜冽字从冰其義易見

膚發之為風其義隱而難知以字言之膚者人吹角也其聲悲慘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莊子所謂地籟宋玉所謂土囊殷仲文詩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是也總不若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膚栗正謂風吹籬落其聲似膚栗與詩意合膚發今俗名頭管樂書名風管又可證馬林肅翁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風捲卷而坐猶覺瑟瑟之在耳然觀周公七月之詩膚發二字簡妙含蓄又莊子畫風之祖也如毛萇詩注云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衍之作文甫字說一篇古人謂六經為時文之祖

信哉

洵美且都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閑雅也顏如舜華可以言美矣佩玉瓊琚可以言都矣蓋冶容艷態多出於膏腴甲族薰醲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顏加以瓊琚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故曰三代仕宦方會穿衣喫飯苟非習慣則舉止羞澁烏有閑雅乎漢宮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亦可證

也譬則士之有所卓立必籍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采薪之女教之容止七日而傾吳宮釣渭之夫立之尚父三年而集周統豈理之常也哉

### 寺人之令

秦風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詩之意在後二句夫為一國之君高居深宮不接羣臣壅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傳令焉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已如此姍笑三代柄用閹宦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繆公學

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即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為師保而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史記所書繆公學于宁人其得聖人之意乎春秋所以狄秦者不為過也繼序者乃以為美秦伯始有車馬蓋因首云車馬而億度之朱子詩傳亦從之不思美其車馬兒童之見也亦何關於政治而夫子錄之乎華谷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

夫未見而寺人傳令與三代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納牖遇巷畧無間隔氣象何如也既見而並坐鼓簧與三代賡歌喜起警戒叢脞氣象何如也秦之為秦非一日矣

### 周宣王

自古守成之君初吉終亂者唐之明皇憲宗為甚史著之詳矣周之宣王中興赫然為三代令主而其末暮與唐之明憲無異證於詩小序可見矣小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車攻宣王復古也吉日美宣王也鴻鴈美宣王也庭燎美宣王也因以

箴之沔水規宣王也鶴鳴誨宣王也祈父刺宣王也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黃鳥刺宣王也我行其野刺宣王也由是言之六月采芑車攻何其憂勤之汲規模之宏也自是而吉日鴻鴈詩人之衆美參歸矣其猶日之中乎庭燎雖美而有箴蓋一章夜未央二章夜未艾三章夜向晨則視朝漸晚宴安漸耽姜后脫簪之諫女鳩淫樂之湛正此際也自是沔水規之鶴鳴誨之白駒黃鳥以逮祈父我行其野刺者四出其去幽厲一間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信哉

### 小雅周之衰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預注云思文武之德而無貳叛之心怨有哀音也衰小也其說不通天下三分有其二豈有叛文王者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豈有貳武王者小雅之首鹿鳴南山蓼蕭湛露君臣上下歡欣交通豈有哀音文王以大德受命同於大舜豈有衰小服虔之說云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謂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事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指幽厲之政也其見卓矣華陽范

氏處義曰季札觀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觀歌小雅則曰周衰有遺民意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歌工人于大小雅間歌一二章以審其音耳大雅所歌必受命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歌必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至司馬遷又謂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遷之言為相如而發論大雅固已近之小雅獨取諷刺與相如詞賦相似者如賓之初筵言天下之沉湎以諷幽王之荒淫白華言下國之用孽妾以諷幽王之黜后所謂譏小已之得失流及於上者如此以此證之服虔之說



是非判然矣文中子云小雅周之盛正論也而未究左氏載季札立言之意宋人作小雅周之衰論亦扶同杜說未當余特舉服范二說以訂之

### 常棣之華

毛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鄂花苞也今文作萼萼不華蒂也今文作跗詩疏云華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萼萼以承華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弟兄相順而榮顯唐明皇宴會兄弟之處樓名曰花萼相輝唐詩有紅萼青跗之句皆用此義至宋人解之乃云鄂然而外見豈不韡韡乎

非惟不知詩亦不識字矣漢儒地下有靈豈不失笑

### 爾公爾侯

宋人經義云以爾為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為侯則謹爾侯度勞於主事逸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慎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遁思乎蓋為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為賢者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詩人之旨可補詩傳之未備故特錄之

### 中原有菽

野間謂之中原菽葉謂之藿螟蛉桑蟲也螺贏蒲蘆

也中原有菽庶民尚能采之以養其子桑間有蟲螺  
贏亦能負之以養其子夫養其子者蓋為似續之計  
也彼小民微物尚爾今王有子不能教誨之使之用  
善以為似續之計乃欲信讒而棄逐之何哉說者考  
之不精乃謂螺贏取桑虫負之七日化為其子雖楊  
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螺贏  
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卵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  
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  
卵日益長乃為螺贏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  
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  
蜘蛛亦不死不生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  
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為蠅穴繭  
而去殆物類之相似者又露蜂懸其窠每穴各綴一  
卵如粟不知用何物滋養之久乃漸大成蜂此皆一  
種細腰之物所謂祝之曰類我類我乃聽其聲意其  
如此或謂細腰有術能禁物其祝聲可聽乃其禁術  
也列子曰純雄其名大腰純雌其名穉蜂莊子曰細  
腰者化說文曰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  
詩者之言也然彼之所不可知者正謂其能禁螟蛉  
蜘蛛不生不死以化物身之膏潤滋養其卵而成其

形莊子所謂化者理固近之列子以為純雄說文以  
為無子殆未可信况詩人之意本不然讀之者不審  
耳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瓠之細腰者曰蒲蘆  
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蘆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鷗  
青黑之炎青黑之鳩皆名以鷗也中庸曰政也者蒲  
蘆也即螺贏也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蘆然乃與  
詩之義合矣此范處義之說也

裳裳者華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  
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

有豕白蹄

韓詩注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

不入我陳

詩不入我陳爾雅廟中路曰唐堂途謂之陳戰國策  
美人充下陳下陳猶下堂也

啓明長庚

詩緝李氏曰啓明即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云一  
星後世目之遂以長庚為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名  
白字太白鄭樵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  
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

也今注一星一與二字畫多少之間誤耳元注二星也

### 小東大東

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變王迹熄而王室亂矣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貢賦奔走故空其杼抽而怨刺作也曰然則詩詞何以先小也曰自今而追昨故先小而後大也曰詩篇名何又曰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凡詩篇名多擇章首二字此詩名獨越首章而取次章不曰有餘而曰大東吾不知作者名之與刪定者名之與有旨哉

### 大雅小雅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

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夔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于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為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吻吻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說特為表出之

詒謀未孫

通鑑韓建殺唐宗室通王滋十一人胡致堂管見云唐室至此祖宗詒謀有未孫與集覽謂詩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引謂未能遠謀及孫也其曰未孫文法當然左傳引詩云叶比其鄰昏姻孔云而申之曰晉不隣矣其誰云之正文人引經之例陳濟正誤不知此義乃云孫音遜可謂痴人說夢

不日成之

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於事理為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 辟雍泮宮

辟雍泮宮非學名予于魯頌引戴埴之說而申之既詳矣近又思之說文辟雍作辟靡解云辟墻也靡天子享宴辟靡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囿名也辟雍大王宮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鎬京辟雍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辟雍為天子學名泮宮為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

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為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矣既曰辟雍而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胥雍則辟雍也西雍也胥雍也皆為宮名無疑也魯頌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傍之宮泮林者泮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宮即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名泮宮邪予又觀宋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鍾篋業莫不均調於此

所論之事惟鼓鐘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  
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此  
而已且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  
奏公終之胡為勦入學校之可樂與鐘鼓諧韻而成  
文哉文王有聲止於繼伐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  
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  
下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為君無疑也泮水詩言  
魯侯矣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  
旨主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烏  
知泮宮之為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為一  
篇之證則末矣王制起于漢文時其失已久後世既  
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笑也按致堂  
之言與予見合而說文魯詩解戴埴之論皆可迎刃  
特俗見膠滯已久可與知者道耳

天生烝民

古注物象也則法也性有象情有物五性本於五行  
故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於六氣故  
喜怒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孝經援神契  
曰性生於陽以理執情生於欲以繫念

維昔之富不如時

首二倒字句也昔時之富善人是富今茲之疚君子  
在疚也茲年也古人謂茲為年取草木繁茂之義也  
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文選為樂當及時誰  
能待來茲昔時之富不如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  
疚不如言君子之失志也君子疚則小人肆故曰彼  
䟽斯稗䟽斗粟而米十為䟽䟽謂之糲斗粟而米九  
為稗稗謂之精糲加於精䟽斯稗矣是小人而加於  
君子不自審其分也替並立一下也彼為肆行之小  
人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專專然愴恍引長  
而不能自己也

### 魯頌泮宮

予按通典言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  
魯水名僖公建宮于上因水以名宮如楚之渚宮晉  
之虎圻泮水泮宮泮林一也以泮水為半水泮林亦  
為半林乎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有咸池堯  
有大章禹有夏湯有濩文王有辟雍以辟雍為天子  
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鍾於樂辟雍亦無養才之意  
莊子去古未遠當得其真漢儒因解泮水求其義而  
不得故轉辟為壁解以圓水予謂戴氏之見卓矣其  
辨博矣按左氏晉侯濟自泮泮果水名足證矣近世



曲為說者曰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魯頌既載春秋可略此說又滯矣高克一事詩詠清人春秋書鄭棄其師他如廬漕城楚丘木瓜碩人無衣詩與春秋互見不厭其複安有詩載而春秋可略乎或又曰事亦有特載而不見于經傳者季氏伐顓臾之類也曰顓臾之事將然而未舉也故論語載之而經傳略焉泮宮已成之迹春秋豈容不書哉愚嘗摠春秋與詩而論之信魯頌之文則僖公為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其匹者也以春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襄衛靈之流烏得為賢哉蓋頌乃臣子頌禱之辭例多溢美如今

人之親知賀壽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其實跡素行如今官府之考語也今稱人之賢可例信賀軸而略考語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皆其惡之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會齊侯于卞其女季姬始遇鄆子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鄆子來而公不恥終歸于鄆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駟與有駟猶以為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而非以為美也

食我桑葚懷我好音

尹和靖曰周原膾膾荼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  
我桑葢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

### 大王翦商

胡庭芳曰愚讀詩至大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後之  
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何以言之大王蓋當祖  
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  
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大王不  
但不出之於口亦決不萌之於心特以其有賢子聖  
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緜洪豈有一毫覬  
覷之心哉議者乃謂大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

蠻是大王固已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  
之言曾謂大王之賢反不逮之乎余謂此言是矣但  
未知詩之字誤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  
也蓋謂大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  
以改戩作翦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  
大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  
訛亦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但知翦之為戩則  
紛紛之說自可息若作翦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  
之感矣曾謂古公亶父之賢君而蓄后羿寒浞之禍  
心乎

玄鳥生商

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娥音松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鳥  
啣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  
夫卵不出葶燕不徒巢何得云啣即使啣而誤墜未  
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取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  
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蓋馬遷好  
竒之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玄  
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  
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

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  
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  
商斯為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統樞蓋生之  
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  
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于虹  
帝俊之子生于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  
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為嶽神所  
生可乎傳說為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為昴星生  
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  
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

後梁江總佞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皆知咲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詩傳信史記之訛耳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二卷終



